版式设计：于永波 校对：王玥璁
邮箱：ksktxxbfk@163.com
克什克腾信息

散文

牧歌悠扬

■杜华

贡格尔嘎查，是达日罕乌拉苏木的十个嘎查之一。

提起贡格尔，大家耳熟能详。贡格尔河流淌出的贡格尔草原，不但是克什克腾草原的显著地标，更是赤峰草原的一张名片。贡格尔草原、贡格尔河、贡格尔嘎查，无论是河水滋润了草原，还是草原孕育了河流，或是草原、河流养育了一方儿女，这都是大自然的恩赐。

置身贡格尔草原蓝天碧草的氛围里，似乎进入一个清凉的世界，尘世的喧嚣在自然的清爽中洗涤，身心也得以净化。

然而，对于不熟悉草原的人来说，直观的印象就是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“大块吃肉、大碗喝酒”……而当你走进草原深处、坐到蒙古包里才感悟到，原来，我们忽略了深厚的草原文化内涵、独特的民族风情和饮食文化。没有这些，草原就没有了灵魂。草原美丽，更有美丽的故事，这些故事就是一段历史、一曲悠扬的牧歌。

胡达古拉与兴畜节

“兴畜节”是贡格尔嘎查每年正月最为隆重的节庆活动。表意上，兴畜无非是牧民们对畜牧业的祈求和祝福，而现实，意义远不止于此。

最初几届“兴畜节”是在贡格尔嘎查举办的，后来影响力不断扩大，如今，已演变成达日罕乌拉苏木及周边牧民共同的节日。

说起这个节日，绕不开贡格尔嘎查原党支部书记胡达古拉。

这位被当地牧民亲切称为“女汉子”的老支书，素以工作扎实、雷厉风行而著称。60岁的她身体健硕，一米八的个头勾勒出她年轻时的飒爽英姿。从1997年到嘎查工作，一直到2018年退休，胡达古拉把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她最热爱的草原。

胡达古拉介绍，牧区的畜牧业和农区的畜牧业是有所同有所不同。农区讲六畜，而牧区讲五畜，六畜指牛、马、羊、鸡、犬、豕，五畜指骆驼、牛、马、绵羊、山羊。贡格尔嘎查的“兴畜节”由当地牧民的传统习俗演变而来，这习俗和种粮的农民调换种子有异曲同工之效。

每年的正月十二，嘎查的牧民都会赶上或牵着自家出类拔萃的种公畜走亲访友，最早是今年你到我家，明年我去你家，后来是三四家、五六家相互交流，再后来，就是独贵龙和独贵龙之间的规模了。

牧民们聚在一起就是为了介绍养牧经验，赞自家的马，夸别家的羊。披红挂彩的牛马是拴着的，因为这些好斗的雄性如放在一起，定会斗个你死我活；而骆驼就有些另类，它们挺着丰满的驼峰，扬着高高的头颅，一副傲慢的样子，即便放在一起，它们也无视对方的存在；此时，圈在栅栏里打着记号的公羊们就能大显身手了，它们有的群殴，有的对决，此起彼伏的撞头声很远处就能听见……

美妙绝伦的画面！

这就是大自然的优胜劣汰，牧民们正是从这些规律中总结出了最佳的养牧方法。

活动会持续一天，傍晚，酒足饭饱的人们才陆续散去，当然，他们不会忘记把交换来的种公畜带回家……

细心的胡达古拉发现了这一契机，她觉得，这样的活动虽然热闹但过于分散，如果整合在一起由嘎查集中举办，其意义和效果会不会更加明显？就这样，贡格尔嘎查第一届“兴畜节”诞生了。

从2002年第一届开始，已成功举办了17届，如今，“兴畜节”已成为达日罕乌拉苏木的重要节日之一，被列为自治区级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名录，其内容也更加丰富，不但增加了饮食、手工艺、文体活动等多个项目，更是成为牧民们交流经验、增加友谊的重要平台，对草原文化的挖掘、民族风情的展示意义深远。

宝力尔与蒙古族服装

35岁的宝力尔，即是牧主，也是绣女。

谁也不会想到，这双因辛劳而略显粗糙的手，拿起绣花针时，会如此轻巧娴熟，穿针引线似蜻蜓点水，流畅润滑。她缝制的蒙古袍、皮德勒（皮大氅）等传统蒙古族服装，每一件都巧夺天工，堪称精美的艺术品。

随着科技的发展，社会的进步，草原儿女早以融入现代文明的潮流中，除重大节日外，我们很少看见穿着蒙古族服装服饰的牧民了。蒙古族服装，作为蒙古族手工艺品的一部分，在传统的草原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，而现在，这位置正在被现代文明侵蚀、取代。

宝力尔说：“我手工制作蒙古族服装服饰，就是觉得老祖宗留下的手艺不能丢了。”

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差事，比如制作一件皮德勒，工艺和流程就非常繁杂。先要选好皮张，一件皮德勒需要大羊皮七八张，羔羊皮就得二十多张。皮子要用质量好的酸奶浸泡、发酵两三次，而每次都有不同的时间，不同的温度，不同的比例，这需要操作者娴熟的技术手法…… 熟好的皮张，每一个针脚都要疏密有度，容不得半点马虎，整个过程，耗时一月左右。

今年，宝力尔缝制的蒙古袍在全旗得了个二等奖。她说，蒙古族手工艺已列入非遗保护项目，这让自己有了坚持下去的信心……

尽管这门手艺在接续的年青人手中已面临失传。但在贡格尔嘎查，像宝力尔这样的青年女子，每个独贵龙都有，她们手中上下飞舞的针线，如同跳跃的音符，在草原上起伏回荡。

巴亚尔与大黑

“大黑”是草原千万匹骏马中的一匹，巴亚尔则是“大黑”的主人。六年来，在克旗举办的那达慕大会上，“大黑”一马当先，一鼓作气就跑成了“走马”组的六连冠。

巴亚尔因“大黑”获誉，“大黑”因巴亚尔扬名，他们是贡格尔草原最好的兄弟。

巴亚尔是嘎查土生土长的蒙古汉子，只因与马结下了不解之缘，才有了他丰富多彩的人生；遇见“大黑”，让他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。

十八年前，爱马如命的巴亚尔在朋友家喝酒时第一次见到“大黑”，这个不满三岁的马驹并不显怎么特别，它个儿不高、通身紫黑色，只是脑门的中间和四蹄上各长了一绺耀眼的白毛，是纯种的蒙古铁蹄马。如果不是懂马人独具慧眼，是很难发现它蕴藏的潜力。

“好马就要给能驾驭它的主人……”

巴亚尔一眼就相中了。朋友慷慨相让，巴亚尔如愿以偿。

训马时，“大黑”桀骜不驯的野性充分显现出来，它根本不配合，即便给它背上马鞍，带上笼头和嚼子，采用多种办法，还是三番五次地把巴亚尔摔下马来。

巴亚尔是草原上出色的驯马手，几次失手后，他改变策略，不再武力训服，而是去沟通感情。每天，巴亚尔除吃饭睡觉外，大把时间都和“大黑”溺在一起，说悄悄话、梳理皮毛、驱赶蚊虫、喂草喂料……渐渐地，“大黑”顺从了，“大黑”读懂了他，他也读懂了“大黑”……两个月后，“大黑”完全按照主人的意愿接受训练了……

巴亚尔说，许多人认为马鞍子、马嚼子、马缰绳、马鞭子是驯服骏马的工具，其实不然，它如同汽车上的方向盘、离合器、油门……我的马鞭从没用力抽在‘大黑’身上，只是轻轻给它一个信号，它就能心领神会，这就是人马合一。“大黑”今年21岁了，还要和主人一同参加比赛。巴亚尔说，夺冠对于我们已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“大黑”这样的兄弟，是我的自豪，也是草原的骄傲。

“远近闻名的骏马/受到众人的喜爱/射出箭般的速度/驰骋辽阔的草原/疾风千里的铁蹄走马哟/是贡格尔不老的传奇……”

《走马》是巴亚尔为“大黑”谱的一首歌，这是赞美“大黑”的歌，也是悠扬的草原牧歌。

贡格尔嘎查简介：贡格尔嘎查位于达日罕乌拉苏木东北部贡格尔草原核心地段。总面积246万亩，辖6个独贵龙，户籍人口163户410人，常住人口95户366人。2021年嘎查人均纯收入1.5万元，集体经济积累11万元。

散文

地灵人杰苇塘河

■ 刘玉国

在新开地乡境内，发源于敖包山下有两条河流，一条是昆都坤兑河，另一条是苇塘河。两条河像利刃一样将高寒漫甸劈开，百转千回，汇入西拉沐沦河。

一衣带水的苇塘河自西向东，不仅是翁牛特旗和克什克腾旗的“楚河汉界”；更是两地人相亲相爱的纽带。千百年来为两岸人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。

苇塘河村坐落于河畔北岸，背靠大肚山，夏日站在山脚举目四望，阳坡的山杏树、虎榛子碧绿满坡；阴坡的落叶松，白杨树生机盎然。河畔的肥田沃土，加之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，适宜高粱、玉米、大豆、谷子等多种农作物生长，春末夏初放眼望去，田地里绿油油的庄稼，沐浴着阳光雨露，茁壮成长，满载着百姓丰收的希望。

苇塘河北岸最高的山峰是“大肚山”，海拔1500米，曾经立有飞机航线的航标，今天人们在那里建立了信号塔。山上景色很美，树木苍翠，繁花锦簇，百鸟鸣唱，清泉潺潺……

相传大肚山是仙佛圣地，更是百兽的乐园。传说太白金星曾在此度化过蛇精，济公曾经在这儿和三腿蟾仙斗过法。赠福财神也在这儿救济过贫民。山中最大的沟是“太阳沟”，有人说：站在大肚山顶，可以看见西拉沐沦河的流水，可以听见响水的瀑布鸣响，可以瞅见达里湖的砧子山，可以看到乌兰布统古战场的城堡……当地人编顺口溜说：“大肚子山入云端，西看达里湖，南望元宝山，山上有个太阳沟，三九严寒如暖屋。”

听老人说此言虽然有些夸大，也有事实：伪满洲时期闹刘桂棠匪患，四方百姓牵牛赶羊到山里避难，躲在太阳沟里，土匪们在村里找不到吃的，到大山搜查，却连一个人影都找不到。是大山保护了四方儿女，后来人们称大山为母亲山。关于大肚山的故事在当地多有流传。

相传很久以前，苇塘河的山山水水，一草一木都归当地一个名叫白音的大财主所有。村名叫巴彦和硕，汉译白音卜罗，是蒙古族牧民放牧的地方。有一年，有个姓丁的老汉，带着老伴和一个年方十六七岁的俊俏姑娘，讨饭来到苇塘河边的白音卜罗，财主白音听说后，就让管家把这一家三口请到家里，让他们吃了顿饱饭。丁家人见白财主心地善良，觉得真的是遇上了“活菩萨”。白财主留丁家三口住下来给他家干活。丁老汉扶犁种地，砍柴放牧样样在行；丁老汉老伴和女儿做家务活干净利落，白财主看在眼里喜在心头。过了一年，白财主打上了丁老汉女儿的主意，要让老汉把女儿嫁给他的傻儿子。一向羡慕白家富有的丁老汉和老伴当即就应允下来，还收了彩礼。可丁老汉的女儿坚决不同意，他早已把自己终身许配给了长工小太阳，当此把事情的原委告知了父母。丁老汉夫妇为了达到他们的攀高枝目的，和白财主密谋，使出了坏主意。日头偏西时，白财主吩附小太阳到山北边的漫甸上去送信。小太阳信以为真，匆忙往山上走，突然，两个蒙面人把小太阳推进深沟活活摔死了，并就地掩埋……小太阳惨死后，已身怀六甲的丁家女儿得知情况后，也跳进埋葬小太阳深沟里殉情了。多年后人们为了纪念这对年轻的恋人把这座山叫“大肚子山”，把埋葬小太阳的沟叫“太阳沟”。

很多年过去了，白财主家的日子逐渐衰落，缺少长工干活。一年春天，白音家来了个南方青年，姓王名王山，说话有点侉，人们叫他南蛮子，因长途跋涉，又渴又累，在白音家讨饭吃。王山吃过饭，问白音：“财主爷，我想在你家当长工用不用？工钱我不要，管吃住就行，”白音正为无人干活而发愁，就爽快地答应了。王山在白音家吃苦耐劳，兢兢业业，赢得了主人的信任。白音就把他家耕地没人租种的事儿说给王山听。王山说：“那好办，你把地租由六四分成改为三七分成，何愁没人租种！”于是，白音按王山所说，往外租地时白音收三成，穷人得七成。从此，白音家的日子又风生水起，骡马成群，粮食满仓，成为当地有名的大财主。王山当上了白音的管家。

几年过去，王山告诉白音，你家后山是块宝地，山里埋藏着金子，挖出来定能发大财。白音让王山带人挖宝。历时八载，终于挖进了山里。王山和干活人看到一个金人，在金碾子上用一匹金马轧金豆子，白音、王山等人拼命上前去抢拿。突然，轰隆一声矿塌洞陷，所有人都被埋在里面，两三年后，有人听见王山沟的金洞子里还传出“救命”的呼叫。后来，人们就管王山挖金子的地方叫王山沟，白音住过的营子叫白音卜罗。

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，这里人口增多了，又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，人们生活极为困苦，春夏季节人们成群结队到山里刨药，秋冬时节上山割榛柴，拔骆驼蒿，用劈斧砍山杏树。到后来，地面的柴禾砍光了，就用镐头刨地下的树根，还有四方百姓的马牛羊群长期放牧…… 大肚山变得瘦骨嶙峋，黯然失色，母亲山为了儿女们、子民们，也肃穆无语。

耳闻的是传说，目睹的是事实。改革开放后，国家逐渐强盛了，党和政府实施了封山育林措施，自然生态得到保护。自此，大肚山焕发了青春!亮出了新姿，可谓“山山岭岭处处明明秀秀，花花草草年年艳艳鲜鲜”。大山的四条巨脉，像四支巨臂，围拢着四方土地，冬御狂风，夏挡冰雹，像一位慈爱的母亲保护着苇塘河村的儿女们。

如果您有幸走进大肚山腹地，会由衷的发现：百灵鸟在空中为您歌唱，山兔在前面为您引路，花喜鹊叽叽喳喳地为您欢歌跳舞…… 您如果踏进百草洼，百草洼真个百草鲜鲜，百花盛开，你会看到开黄花的柴葫、开粉花的石竹、开蓝花的地丁、开藕色花的龙泻……如果您再登上芍药坡，会欣赏到满坡的芍花像一张摊开的硕大的锦被，那花挨挨挤挤，疏疏密密，高的、矮的、肥的、瘦的姹紫嫣红，姿态万千，会不由然的想起芍药那美丽的传说：“芍药原是天上王母娘娘御花园中的一族，因王母娘娘赏花时芍花含苞未放，触怒了王母尊严，被贬下凡间。开始隐居在皇宫园林，因看不惯宫廷的争权夺势，受不了六宫粉黛的熏陶与触摸，红、白二芍便飞仙走花，出得皇门，来到大肚山定居。它们与百草为伍，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。”此时的你望着这如诗如画的花山，吮吸着少有的大山的新鲜空气，顿觉心旷神怡。真正体验到“无限风光在险峰”的惬意。看到脚下高低不平的群山，会加深“曲径通幽”妙语的理解。会品尝到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佳句的美妙……会油然想起四川乐佛寺的楹联“大肚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事，慈言常笑，笑世上可笑之人。”

放眼看大地，五谷飘香，六畜兴旺，当地人全村人均年收入上万元，粮食产量连年增高，国家对种田农民给予各种补贴；百姓房舍宽敞明亮，冬暖夏凉；平坦的水泥路取代了崎岖不平的砂石路，百姓共襄盛世，日子锦上添花。

更可喜的是王山沟银矿已上钻开采，据说钨金的品位相当高。招聘了当地许多民工，祖祖辈辈的农民子弟在家门口就业，当上了产业工人，挣上了高工资，真正实现了脱贫致富。一些有技术专长的大学生到此就业，因为此矿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，从商报得知“王山沟银矿已成为上市公司。”

实践证明：苇塘河村不仅地灵，更喜人杰。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恢复高考至今，本地学子毕业于清华、北大、中国政法、香港科技等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就有200多人，他们在国内外的不同行业奉献着聪明才智……其中北大毕业生毛江玉，现供职中科院。

苇塘河村简介：苇塘河村位于新开地乡东南部，东与翁牛特旗毛山东乡毗邻，南与翁牛特旗广德公，亿合公接壤，西与本乡红石砬村相交，北与土城子镇紧连。辖6个村民组，总面积约5.1万亩，耕地0.79万亩，其中水浇地0.27万亩；草牧场3.05万亩，林地1.189万亩。全村户籍人口414户997人，常住人口128户282人。2021年人均纯收入8500元，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2万元。

散文

宇宙很大，宇宙地很小

■张景慧

据说，宇宙地镇名字的由来和“宇宙”没什么关系，却和契丹有解不开的渊源。克什克腾旗宇宙地镇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境内，蒙古高原和西辽河平原结合部。契丹，是我国古代活跃于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，今赤峰地区正是契丹人的发源地。唐朝初年，契丹各部归于统一，并举族归附唐朝设置的松漠都督府。安史之乱后，唐朝失去对契丹的控制，耶律阿保机在今巴林左旗建立了大辽，而宇宙地当时就隶属于辽。在宇宙地镇曾发现很多辽代古墓群和古城遗址。该古城遗址是辽代头下军州城，城主为辽代尉（念yù，同尉迟敬德的“尉”）州王。“头下军州，是辽代一种特殊的行政机构。宇宙地镇在辽代为尉(yù)州王头下军州，因此也被称为“尉州地”，再后来就演化成了读音相近的“宇宙地”。还有一种说法：辽代时人们为了避尉州王的讳，而改成了同音不同义的字。

无独有偶，这里还有一个名字更霸气——宇宙地很黑村。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的人都一头雾水，不得其解。坊间解读起来也五花八门，有的人认为这里的人长的黑，有的人认为是不是这里的行事做风与众不同，林林总总，各种说法满天飞。其实“很黑”这一村名来自于蒙语音译，蒙语方言叫“肯可儿”或“坑坑儿”，本意是高山上的一块低洼平地。方言里面有不少发音带儿化音的，可能当时定名的时候，说的人没说清，听的人也没太听清楚，“很黑”这一名字就这么稀里糊涂的产生了。

无意于地名学的探究，但不可否认地名的神秘感，会极大地激发人们的探知欲。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当下，宇宙地、很黑村都蕴涵着巨大的流量和机遇。如何将流量转化为财富，则是对宇宙地人的一种考验。

很黑村是第二次来了。第一次是探秘解疑的，浅尝辄止，并没有对这个村做详细的了解。这次来，则有了不一样的体验。而这一次不同以往的感受，来自一个名叫塔拉的年青人。

老主任胡言森带着我们找到塔拉时，他正在地头指挥播种。他个子不高，古铜色的面容透着务实的工作态度。

“今年雨水少，地播得有点晚，如果现在不抢种就耽误农时了。”塔拉指着地里说。

“怎么想到回乡创业了呢？大多数人传统的想法都是考上大学，就逃离黑土地，去外面建功立业。”我问塔拉。

“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毕业后在外面闯荡了一年，处处碰壁，后来我就回来了。回来后我和妻子牛亚辉，还有刘洋、迟亚菲我们四个高中同学联手创业。刘洋是土城子镇人，我们三个都是土生土长的宇宙地人。28岁的我们，感觉有用不完的劲，把一切想的都很美好。”

每到旅游季，总有一些途经此处的旅游大巴和私家车路过宇宙地，但游客就是不下车。后来，他们发现，不是游客不想留，而是当地没有相应的配套设施和景点。经过前期周密的考察调研，四人决定把创业大本营扎在很黑村，并且筹建了大学生创业园，在项目定位上，他们把目光锁定在了种植业。

创业伊始，他们承包了300亩耕地种植西瓜和南瓜，但从小就知道读书根本没种过地的他们，由于不懂技术，小苗长的参差不齐。后来又因为一场极端天气，瓜地彻底被雹子砸废了。第一年赔了20多万，这学费交的属实有点多。

第二年春天，万物复苏的季节，他们拾掇起信心，再一次怀揣着希望出发了。这一次他们把目光聚焦在了“热阿线”上，凭借敏锐的嗅觉，觉得这是一个发展的机会。经过精心筹备，他们带头成立了“克什克腾旗下四地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”。计划打造观赏花海，建设观景台。然而，命运再一次试探着年青人的耐心。他们夜以继日的劳作，松土、浇水、播种、施肥，但花种就是不发芽，眼见着300亩花海的美丽愿景又成了泡影，10万元又扔的悄无声息。

一晃两年的时光，不但一事无成，还赔进去30多万。俾斯麦说“失败是坚韧的最后考验”。他们四人坚信，生活的磨砺与曲折任谁都无法避开，心就是世界，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。认定了就要付出，就要不后悔。不理睬别人的嘲笑和家人朋友的不解，在失败中吸取教训，四人毅然调整了发展方向。他们一手抓种植，一手抓养殖，余下的精力就搞农家乐。年轻就是本钱，他们有跌倒了再爬起来的勇气。初心不改的他们，在第三年迎来了转机。

“看着游人纷纷在花海停下来拍照打卡，农家乐里顾客盈门，我们的心就放下了，看来找对了路子。”塔拉笑着说。

路子对了，成功就指日可待。很快，他们在400多亩玉米种植，50多头优质西门塔尔肉牛养殖的基础上，以合作社为中心，不断带动很黑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。每年用工多达700余人，30多户农户加入合作社。越来越多的村民从中受益，实现增产增收。

“2021年，他们在我们村开展了社会化服务，为村民提供土地托管，深受欢迎。同时，他们到邻近的林西县流转土地种植玉米，并且获得了丰收。今年，他们又在本村流转了几百亩，又在林西县流转了4000多亩。这几个小年轻的事业是越做越大啊！”老胡主任干了一辈子，很少服人。

在很黑村的大学生创业园，我看到大棚里的西瓜、香瓜和各种蔬菜长势良好，蔬菜过几天就可以上市了，西瓜和香瓜最迟七月份也能进入市场。由于还没到旅游季，餐厅里还没有什么人。

“你看我们农家乐能同时容纳200多人就餐、30多人住宿，前边的采摘园有25亩。今年我们的肉牛存栏160多头。另外，我们还收购当地农户的农副产品，经过初加工、分包后再进行销售，主要是网络销售。算一算，一年收入还不错。在我们创业过程中，宇宙地镇党委政府给予了我们大力支持和帮助，相关单位也为我们几个提供了政策上的扶持。”塔拉不无感谢地说。

随着四人事业的不断发展，众乡亲的不断加入，再加上各级政府的不断助力。今日的很黑村，已经成为全国知名的“网红打卡地”。宇宙地政府顺势而为，依托自然、人文优势，积极推进本地旅游业和30万棒食用菌产业园等富民产业，倾力打造“很黑田园综合体”。

“我们会在特定的时间举办宇宙地镇农民丰收节暨农产品展销会，致力于发掘地方风味、发扬民族特色和传统工艺，开发乡村休闲旅游、民宿、农家宴、乡土菜等一系列新项目。”老主任说。

如今，四个人的事业已成为全村乃至全镇的事业。每到旅游季，“网红村庄”里的农家院门庭若市，采摘瓜果的人群络绎不绝，公路两旁繁花似锦，途经此处的旅游大巴和私家车纷纷停留，游客们品美食、赏花海，感受着别样的田园风情。

其实，很黑村只是一个缩影，是宇宙地镇发展产业的众多热点之一。事实上，很黑村不黑，网红村很红！

见到刘营子书记王乃春之前，我和一同采访的陶老师站在新栽的一大片林子前，讨论树种。直到王书记来了，我俩也没讨论出个结果来，但有一点我俩的意见是一致的，这应该是一片经济林。果然，王书记来后，告诉我们这是300亩鸡心果林，是杨树的升级版。

“王书记，那边的一大片地种的是什么啊？”我指着鸡心果林对面问。

“哦，那边是我们村的药材基地。”

“咱们村还种药材啊？”

“对啊，我们村种了3000多亩药材呢。有苍术、防风、黄芩等好多品种呢。”

“您不知道，我们村主打产业就是中草药种植、蔬菜和养殖业。其中蔬菜种植有1.2万亩，主要种植尖椒、胡萝卜、甘蓝、马铃薯。我们又在李营子组建了30栋冷棚。可以这么说，刘营子是全镇冷凉型蔬菜的核心区。还有生猪存栏1300头、肉牛存栏1400头、肉羊存栏1.5万只。平均每年为刘营子村增收3.5万元呢。”

“你看道北，那一排排的都是冷棚。”王书记指着马路对面对我说。

“王书记，你们村着实让人羡慕啊！咱们村蔬菜都销往哪里了呢？”我这人喜欢刨根问底。

“我们村的蔬菜走哪的都有啊！哪天你要在沈阳、天津、山东、大连等地买菜，没准买的就是咱村的菜呢。”王书记幽默地说。

“我们村养殖业也不容小觑，最多一年生猪出栏达到了1.2万头。去年，我们村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1.8万元。”听着王书记的介绍，我怎么感觉他都不像村书记，而像运筹帷幄的企业家呢！

如果你深入了解宇宙地，你会发现，他们村村有支柱产业，村村有特色，就比如三地村。在三地村村委会，我见到了副书记刘凤良。刘副书记带着我们来到了十地组。

十地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，在离热水旅游开发区5公里的公路边上，目测G303离村庄不足500米，站在公路上，就能俯瞰村子的全貌。村子不大，但却有故事。2021年，集通铁路复线施工影像，十地组中有28户住房需要重建，宇宙地政府高度重视危房重建项目，历时一个半月就完成了重建搬迁。房子建好了，下一步就是帮助村民发展庭院经济，拓宽增收渠道。

“你看这些重建户，每一户就是一个农家乐，一到旅游季，家家爆满。”刘副书记让我看村里的人家，果然，几个农家乐的牌匾进入了我的眼帘。

看完村子，刘副书记邀请我随便看看。我们沿着公路走，发现村民的房前屋后没有一块空地。

“你看，这一片我们种的是锦绣海棠，一共有300多棵，林下我们又套种了4万株百合。再过些日子，你会看到树上鲜果飘香，林下百合绽放，要多好看有多好看！”刘副书记指着村前的一大片空地说。

“不远处我们还有一片梨园，有100多棵梨树，林下套种了5000多株玫瑰。再有，我们在紧邻公路沿线的梯田里，种植了500亩向日葵，打造的向日葵观光基地，每年都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呢！”

“我们村还种了5000多亩中草药，柴胡啊、黄芪啊、桔梗什么的都有。药材开花的时候，就是另一片花海了。我们村建了中草药仓库，还有加工厂，虽然现在没投入使用呢，不过也等不了多久了！”

“刘副书记，你们这不就是一个大花园吗！”我是真心羡慕。

“是啊，现在农村和原来不同了，处处都是机遇，只要你抓住，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你看，我们农村处处是风景，景景都不同啊！”

刘副书记说的实诚，我听的两眼放光。这就是宇宙地，虽然我只看了很少的几个点，但不得不说，宇宙地不同寻常。宇宙地的山水自有灵性，宇宙地的人民自有一种拼搏向上的力量感动人心。

宇宙地的领导们在惠民利民上，脚踏实地的做了很多工作。不管是农业、牧业，还是养殖业、旅游业，还有党建工作都做的风声水起，大有收获。

宇宙地镇先后被农业部认定为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；2020年，他们种植的尖椒、胡萝卜、甘蓝、马铃薯等8种蔬菜被评为绿色食品A级产品，正式成为国家级绿色蔬菜生产基地；同年，宇宙地镇农科站被确认为第三批全国五星乡镇农技推广机构；并且荣获了第十批全国“一村一品”示范村镇；2021年，宇宙地镇党委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脱贫攻坚先进集体。

宇宙很大，宇宙地很小，小到大一点的地图都找不到它的名字。可如今的宇宙地人，再也不用避什么人的名讳，他们可以大声地喊出来“我是幸福的宇宙地人”！

宇宙地镇简介：宇宙地镇位于克旗东部，距经棚镇45公里，距热水开发区15公里，距林西镇15公里，303国道穿镇而过，交通便利，具有克旗东大门之誉。全镇总面积103万亩，其中耕地12.5万亩（水浇地6万亩），林地12万亩，草牧场54.8万亩。辖7个行政村、1个直属社区，107个村民组，户籍人口7940户18358人，常住人口3055户7040人。2021年末各村集体经济收入均达到11万元，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.8万元。